

# 丹青為引。

讀過著名作家葛亮的小說《北鶯》的人，應該記得書裏有位毛克俞，原型是作家的祖父葛康俞，也就是《據几曾看》的作者。葛康俞生於辛亥革命之年，逝於1952年冬，給後世留下的文字和書畫作品雖不多，卻十分耐讀。《據几曾看》就是一本可置於案頭深長讀之的書。

讀《據几曾看》這樣高濃度的書，尤需對作者有所了解。葛康俞早年求學於杭州藝專，抗戰期間避難四川江津，後任教於安徽學院、安徽大學文藝系，1950年在南京大學任教。在他四十餘年的生命歷程中，與許多文化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產生交集，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朋友圈。

## 「朋友圈」裏的藝脈風流

最重要的當屬其三舅，美學家鄧以甄。「予自北平舅氏歸，乃知書畫有益，可以樂吾生矣。日課讀畢，向哺更習字畫，或研著錄，公私有書畫，必就展可看，每不能忘。」可見鄧以甄是葛康俞進入藝術殿堂的引路人。而鄧氏對這位外甥的天資和才華也極為欣賞。「前日接來信並畫三幅，幾為欲狂，畫無不精妙，尤以雪香居之密樓聽泉最為可貴，攜之此間愛好國畫共賞，無不叫絕，足見你成就之高」，當得知《據几曾看》一書完稿時，更是催促「擇地印出以便裁一份寄我一看為快」。而在此書之中，也可看到葛康俞受鄧以甄影響之深。比如，賞析梁楷的《潑墨仙人冊》時他引用鄧氏的《六法通詮》繪為隨類賦彩，畫為骨法用筆的觀點；評及顧安的《拳石新篁》時感嘆「藝言畫家始於用筆，真千古名言哉」；評《趙左仿楊升沒骨山水圖》時又說，「然吾舅鄧叔存以為若就繪畫發展言，則隨類賦彩與山水設色又為一貫。何者？由隨類賦彩進於應物象形，則筆法出焉」。鄧以甄還把這位志趣相投的外甥推薦給王世襄。1944年1月，王世襄由重慶溯江而上赴李莊，停泊江津，「得與康俞兄暢談竟夕」，「相見恨晚，從此訂交」。從此，兩人書札往來，賞析名跡，各言所見，每多契合，而葛寄給王的畫作，更令後者心折。

鄧以甄之外，葛康俞還有一位「社會知名度」更高的長輩，即夫人姜敏先的舅舅陳獨秀。葛康俞的父親曾是安徽全皖中學首任校長，與陳獨秀同為反清革命黨人，並在陳的介紹下加入岳王會。前幾年電視劇《覺醒年代》熱播，讓陳獨秀作為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實際上，陳的藝術造詣也頗為深厚。也正是在這方面，葛康俞與他十分投緣。在為陳獨秀整理書籍時，葛康俞曾發現一幅沒有裝裱的書法，陳獨秀想起乃李大釗手跡，慷慨送給了這位他欣賞的後生。陳氏晚年居江津時，見葛康俞「終日習書，殆廢寢食」，親書「論書三則」教導之。辭曰：「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疏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作書作畫，俱宜疏密相間。」而陳獨秀逝世後，為他書寫墓碑——「獨秀先生之墓」的也正是葛康俞。

如前所述，葛康俞畢業於杭州國立藝專，彼時校長為倡導中西融合的大藝術家林風眠，同學之中有李可染、艾青等文化名家。從這個「朋友圈」中，我們可以感知現代中國文脈和藝脈，也正是這樣一群人，鑄就了一派令人神往的風流氣象。

## 鑒賞品題的獨到眼光

葛康俞在本書開篇談到了寫作緣由，當時他避難於蜀，想起往昔「據几欣對之樂」，故以此書「略記平生清賞」，「連言著錄，用識過眼因緣，以慰他時惜念」。可見，此書寫作如蠶吐絲，表露的是作者多年賞讀書畫積下的心得，這些心得存於腹中日久，早經千錘百煉，融會了他關於藝術的基本看法。讀到這裏，我想起史學家蔣廷黻那本至今仍暢銷不衰的名著《中國近代史》，也是寫於抗戰期間避難期間，筆下流出的也正是蔣氏多年抄錄檔案史料、研治近代史的心得。大凡此類飽滲作者心血的書，最是通透醇厚，恰如陳年普洱，隨便掰下一小塊，其餘味悠長，足以品嘗良久。

《據几曾看》共九萬餘字，以朝代為序，著錄古代書畫一百九十九件。王世襄用「鑒賞品題」四字概括作者主

旨。這些文字或短或長，或辨析源流，或賞析技法，或抒發藝理，無不精妙。正如本書《出版說明》所言，「近代以來，中國美術史的著述漸由傳統的著錄、品評轉向宏觀論述或體系的建構，本書反映了當時中國畫史著述多元取向之一端」。由傳統「藝文評」轉向西式「論文體」，確為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文藝批評體裁演變之總體趨勢，不獨美術如此，文學、戲劇亦然。走過百年滄桑，今天我們對於文化自信、學術獨立有了更成熟的認識，回頭再看《據几曾看》這樣體例的著作，更有回歸文化自我的欣喜。我以為，正因為採取了評點的體裁，葛康俞得以把畫作的客觀知識和讀畫的主觀感受融會書寫，藝術欣賞的對象因此實現了主體化，而作為讀者的我們，也更易代入作者的「欣賞者」眼光，領悟書畫之妙處。

舉個例子，書中評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卷》：「畫至於此，知自然之造妙，得窺見宮室之美……幅前畫古樹杉椿榆柏之屬叢翠，汀洲沙腳，回互之澁，荻蘆無際，風將水送，莎葉披離。小舟四五出淺港，輕微若花須，人才黍米耳。柳陰合黛，露茅檐樵戶。染脂紫，開門看水，一人守罾罟捕魚。屋外更有人家。前庭點月黃作小羊群，濟濟一牧童趨後。晴川落照，遠木深森，一峰瑩然蒼翠。遍體瑩瑩者，華不注也。汗漫窮目，平原千里，其西則鵲山。」接着又寫到自從自己從北京回安徽，「過濟南，登千佛山，望黃河一曲，指點煙螺，鵲華高並，正鵲波囊楮中景物也。其間樹石村郭，漁牧陶稼，精神逼似」，繼而感嘆道「西畫亦寫生，無是過也」。這段話雖然不長，卻包含了對《鵲華秋色卷》內容的介紹，以及評畫者閱歷與畫作的印證，順便還發出了中西美術比較之感嘆，流露出葛康俞作為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西學素養和文化眼光。

## 不廢中西的文化思想

作為一本兼具美術批評和史論價值的書，我手頭這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2年彩色版《據几曾看》在編輯上很有特色。一方面，選入了葛康俞的部分手稿，以及書中提及的作品插圖。另一方面，收錄了王世襄的《讀後記》和葛康俞之孫，著名作家葛亮撰寫的「導言」《笙簫一片醉為鄉》，這兩篇文章不但豐富了讀者對葛康俞的了解，而且對書中內容起到了註釋作用。

書中還收錄了葛康俞發表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長文《中國繪畫回顧與前瞻》，系統論述了他對於中國美術的看法。比如，關於中國畫史的總體走向，「中國往古的繪畫，始見於陶器，再麗於銅器，再附於建築，至西漢始有繪畫獨立之記載。自附麗以至於獨立，是由規則趨向流動，由象徵而至具體。」「唐代是中國繪畫轉變的大關鍵。唐以前繪畫是：如其謂畫，毋寧謂圖的畫。宋元以後繪畫是：如其謂畫，毋寧謂寫的畫。」「唐以前畫家往往因其人形似的獨到而決定其人的專長……畫至宋明，人物畫一落千丈，形似已非繪畫中最要因素。」關於繪畫之起源，「繪畫的取材，最初必攝取其與生活最所接近者，此種現象各繪畫系統有所同然。中國山水畫、西洋風景畫發展較晚，只是與生活利害關係較遠之故。」關於中國畫的旨趣，「其內容必寓有鑒戒和賞勸的意思。由單獨一個物象象徵，進而至於寫出複雜的故事來比喻，都不離開這個意思。」這些論述對於《據几曾看》的評點體例起到了很好的補充，讓讀者系統了解到葛康俞的美術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葛氏論西畫東漸時指出，西洋繪畫和中國繪畫一樣是無盡寶藏，國人不可自絕於寶藏門前，而應學習借鑒。但是，吾人斷而不能贊同全盤西化「中國繪畫自我而斬，亦所不惜」的論調，「中國繪畫，自有其統系，已歷史久遠，無人敢否認其統系」，應當「繼續其前程」。這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啟示意義。

## 《據几曾看》評介

谷中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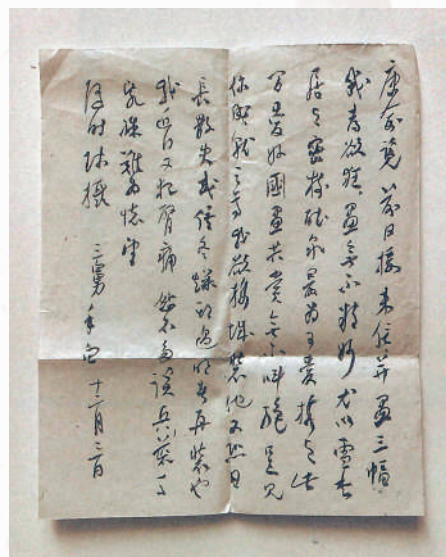
# 藝脈浩湯

▲葛康俞南京大學教員證。



書中插圖

▲鄧以甄寄葛康俞信札，談文論畫，激賞其藝術成就。



書中插圖

## 《整理收納的吸引力法則》



▲《整理收納的吸引力法則》，安靜著，P.PLUS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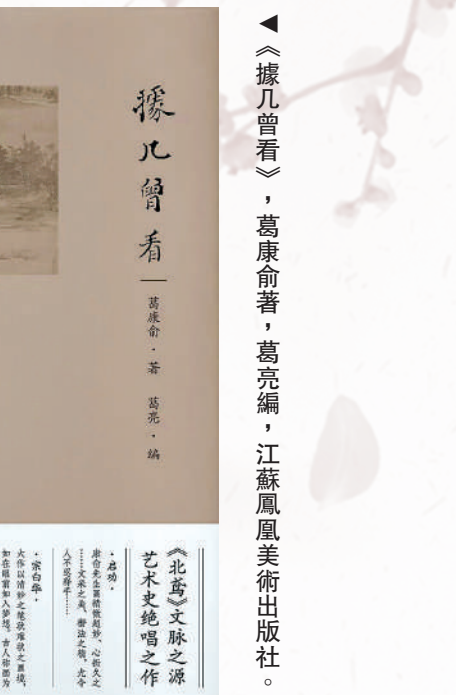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批女性宣告主動追求精神厚度與智識發展，史稱婦女運動的第一波浪潮。

作者探訪英國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區——現代歐洲思想先鋒地，發現有五位不尋常的女房客在世界大戰期間住在同一個社區，她們通過選擇一處住所，投入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去愛、去生活。這一小小的發現意外掀開了一段壯闊的戰時女性私人史。通過挖掘大量史料、文學作品中的蛛絲馬跡，作者如實地還原了她們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女性生活和職業上的焦慮和挑戰，並完成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的全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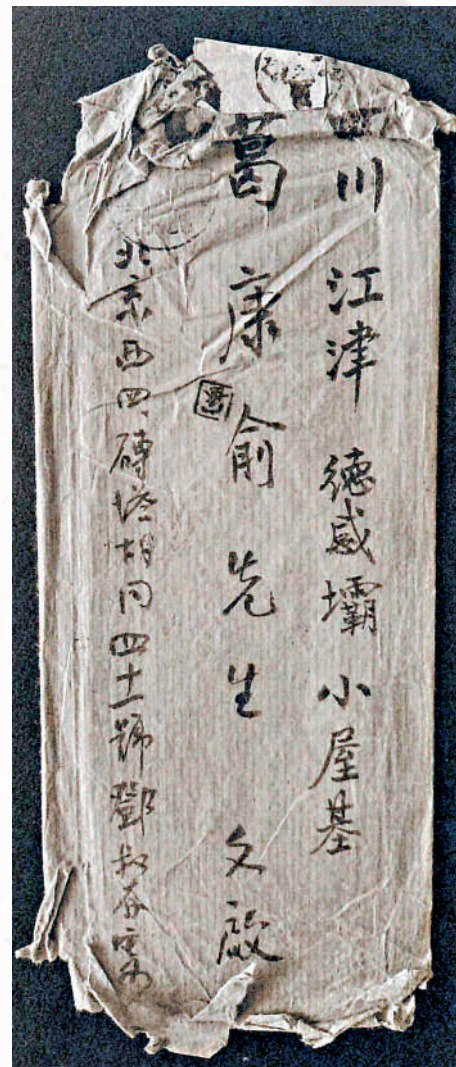


▲《女性如何書寫歷史：戰火下的倫敦、五位女房客和自由先聲》，弗朗西斯卡·韋德著，林曳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 《女性如何書寫歷史》



▲《據几曾看》，葛康俞著，葛亮編，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鄧以甄1944年寄葛康俞函封，內為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序言手錄。

書中插圖